

虎啸啸

路来森

虎年,谈虎。

新近,从网上购买了一件摆件儿“虎啸山河”:一只老虎,昂首挺胸,虎口大张,宛然啸声阵阵,啸声如涛。

虎,乃百兽之王,喜欢生活在深山巨谷之中。“虎落平阳被犬欺”,虎,一旦离开深山巨谷,其雄姿,也就难以展现了。所以说,“虎啸山河”之命意,真好,“山河”,是大背景,啸声震山河,虎之雄姿,之威风,之咆哮声,就得以充分表现矣。

佛门传说,庐山东林寺前,有条叫虎溪的小河。东晋时,高僧惠远,立志修行,写下誓约:“影不出户,迹不入俗,送客不过虎溪桥。”后,终成佛教“净土宗”的立派领袖。当时,惠远名声极大,故而,慕名而来的朝拜者甚多。一日,东晋隐士陶渊明、南北朝道教宗师陆修静前来拜访,三人相谈投缘,送客时,惠远等三人竟不知不觉过了虎溪,于是,引得溪内的老虎,啸鸣而起,三人方才醒悟,仰天大笑。

这就是史上留传的“虎溪三笑”的故事。而实际上,这三个人相差百十年,根本不能相晤,这只是后人臆想所成,预示着“儒释道”,三教合一。

三教是否合一,我并不感兴趣,我感兴趣的是那只老虎。那是一只怎样的老虎啊?不仅通灵性,竟至,通佛性啊。

有趣的是,“虎溪三笑”从此也就成为了一个绘画主题,历代画家,多有就此绘画者。

最出名的,当属南宋·佚名的《虎溪三笑图》:参天大树下,虎溪蜿蜒而过,夹岸丘石嶙峋,河水浪花飞溅,空中雾气霭霭;几位童子,或肩负包袱,或牵驴而立,形象朴实天真;画面中间突出处,是三位老者:俱然宽衣大袍,仰天大笑,笑得放纵,笑得开心,尽显知音之情状,客人和送客者浑然不分,真可谓“融为一体”了。

遗憾的是,画面无虎,虎在何处?虎在溪深处。

虎,入画,但画虎不易,因为“画虎不成反类犬”。况且,虎之形,好画,而虎之气势,虎之威风,虎之精神气度,则难画矣。

画虎的画家,唐代以前,似乎不多。唐以后,则渐多。而且,早时古人所画之虎,有一个普遍的缺点:虎形象的逼真度不够,写意,大于形象。

五代·佚名,画有一幅《醒虎图》,很显然,是画的睡觉初醒的老虎:一只老虎,四爪着地,蹲坐在一块岩石上,眼睛大张,却无神,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,一副慵懒的情态,倒更似一只大懒猫。

此后,历代画虎者,多有,如宋代的包鼎、李公麟等。尤其是李公麟,据说其所画之虎,俱为“秃尾巴虎”,因为太形象逼真了,怕一画上尾巴,老虎就活了,会吃人的。

延至清代,画虎的绘画,虎之形象,即可谓“形神兼备”矣。

清·马负图,画有一幅《虎图》,是一只蹲坐的老虎:虎之身体,毛色斑纹清晰,老虎体型肥硕,虎爪硕大,极有力量感,虽是蹲坐状态,但其身体内蕴的力量,似乎正处在随时爆发之中;其眼睛,则目视前方,仿佛有所思,让人感觉,这只老虎,或许是一只“会思想”的老虎。同样是清人的高其佩,则画有一幅《猛虎图》,其画面,构思独特:这是一只上山虎,虎之面部,几乎看不到,只露着两只竖起的耳朵;我们看到的,只是老虎浑圆的身体和它肥厚的臀部,以及甩到一边的尾巴。这只老虎,同样是斑纹清晰,体型硕大,它正行走在雪地中,迤迤而行,却尽显王者之优雅、从容。它“猛”在何处?或许,就“猛”在这份从容和优雅上,它是不怒自威。它没有啸,我想,如果它一啸,定然会声震山谷的。



现当代,画虎的画家,愈多。其特点是,虎之形象,愈加逼真、传神。最出名的,大概当属张大千的二弟张善孖了。他有“虎痴”之称,据说,他为了画好老虎,竟然将幼虎养在家中。他画的虎,可谓百态尽显:上山虎、下山虎,林中虎、眺崖虎,群虎、单虎,难可一一陈述。而他《虎轴》中的“竹林虎”,最显虎之雄姿,正如他诗中所言:“万竹萧萧烟雨中,气求声应啸生风。”

竹啸,虎亦啸;虎啸之声,呼呼生风啊。

小玉打碎了一只碗

张建春

十岁的小玉打碎了一只碗。早晨照得进人影的稀粥烫手,小玉没捧住,“呼”的一声,随着的是“噼啪”一声,碗碎了。

小玉“哇”的一声大哭,哭声凄厉,惊得一郢子的狗“汪汪”狂吠。

小玉的父亲受惊不小,从厨房冲出,先是捧住小玉的手,怕烫着,小玉的手好好的。之后,忙着弯下腰,拣起和碎碗混在一起的山芋,一截山芋腾腾地冒着热气。稀粥中的山芋,将是一上午肚子中的硬头货。

碗摔成了两片,小玉拾起,往一块凑,边哭边凑,还能凑得完整。

父亲呆在一边,手中的山芋仍烫,来回左右捣腾着手,还是不愿扔了。

小玉父亲深深叹了口气,眼圈也红了。

碗是好碗,不大不小,瓷货,薄皮蓝边,碗上绣兰,叶随风飘,花半开,一只蜂正在路上,奔花。

小玉六岁时捧着这碗吃饭,干的、稀的,好的、孬的,荤的、素的,都盛在这碗里。吃完饭,小玉自己洗,洗得清清凉凉,不放锅台上,掖在枕边,小玉天天带着兰花碗入梦去。

摔了碗,小玉摔了魂,躲在黑洞洞的房子里不吃不喝,就是“嘤嘤”地哭,抽抽噎噎喘不过气来。

小玉的父亲喊着,玉儿,玉儿,从小玉的手中抢过碎碗,用泥巴糊、蛋清粘、麻线绑,合起完整,手一松又成两片。

小玉的父亲在修理碎碗时,泪不停,时而又揪住自己的头发,狠狠地让头低下来,低下来。

小玉六岁那年,母亲重病在床上,临终前,拉着小玉和丈夫的手不松开,把绣有兰花的碗塞给小玉,断断续续地对小玉,也是对丈夫说:碗,捧周正了,饿,饿,饿不死。说完离开了人世,一粒泪水在眼角久久不愿息去。

六岁的小玉记下了,把兰花碗捧了起来。兰花碗是小玉的盛饭工具,也是母亲的脸,小玉捧着,就像捧着母亲的脸。小玉吃饭时,把碗捧得周周正正,唇贴着碗沿,轻轻的,筷子、勺子用得格外小心,生怕碰疼了碗。

兰花碗还是摔碎了,小玉伤心,伤心得吃不进喝不进,但听着父亲玉儿、玉儿的喊,心又碎了。父亲是好父亲,守着小玉,一年又一年,小玉看过父亲悄悄落泪,还见过父亲揪住头发向墙上撞。父亲有心结,没能救下母亲。没能救下母亲,不能怪父亲,小玉心里明白着。

小玉从邻家找了块活血止痛膏,把两片碗合了起来,内外粘。碗不能再盛饭了,小玉还是把碗放在枕边,碎碗有温度,兰花碗会说话,母亲临终时的话。

再吃饭,小玉只能换了碗,和父亲的碗一样的,粗瓷大碗。小玉吃饭时多了心思,爱分心,父亲就用筷子敲碗沿,小玉回过神,



晨曦 李海波 摄

无滋无味地将一碗饭吃下去。父亲也吃,但目光多在小玉的身上,父亲的目光湿湿的,小玉的心又热了。

日子过得难,父亲还是逼着小玉读书,小玉不愿,和父亲闹别扭。直到一天,小玉无意中发现,父亲从小玉的枕头下摸出玉兰碗,一遍遍地抚摸,呆呆地自语,小玉才换了个人,答应父亲去上学。

小玉去城里上学,丢下父亲一人,心不忍,要把兰花碗留给父亲作伴,小玉知道母亲遗下的东西不多,兰花碗虽碎了,父亲依然在乎。父亲没说什么,但临出门,父亲还是把粘着活血止痛膏的兰花碗塞给了小玉。

“端好了。”

“嗯”。小玉头也不回上路,小玉心里清楚,父亲的目光追着。

小玉黏着兰花碗,中学、大学、工作,兰花碗从没离开小玉半步。朋友们不解,一个破碗,放枕边不硌脑壳?

男孩阿强追小玉,小玉冷得很。不过阿强有办法,阿强见了小玉枕边的碗,知是小玉心中物,尽管烂了,小玉却上心,当宝贝。

一天,阿强把兰花碗悄悄拿走了,上午拿出去,傍晚悄悄送回。

小玉晚上抚摸着兰花碗入睡,一惊,兰花碗和过去不同。开了灯,大吃一惊,兰花碗修复了,两个紫铜铜钉如两朵盛开的兰,和兰花碗上的兰花合为一体。小玉泪不觉留了下来。

小玉恋爱了,男朋友是阿强。小玉和阿强不止一次念叨母亲临终时的话:碗,捧周正,饿,饿不死。阿强就一个劲点头,捧着小玉的脸,眼湿湿的。

阿强的父母是知识人,起先没看好小玉,阿强把兰花碗的事说了一遍。阿强的父亲拍案而起:小玉,好,好,好!碗,捧周正,饿不死。阿强的母亲也认同,含着泪说:捧的是碗,又不是碗哦。

父亲老了,不愿和小玉、阿强一起生活,在乡下一个人守着几间房子,劝急了,就生气地说:我有碗端着。父亲端着粗瓷大碗,端得稳稳的。

小玉反而放心了,随父亲的愿。

小玉工作上心,小有建树,算是个掌权的人了。上门的人多,有看见锔了钉的兰花碗,恭维话少不了,什么青花瓷、官窑,连紫铜铜钉也说成了一朵花。

竟有人出高价,十万,二十万,一百万,要收购兰花碗。谁知说得好好的小玉,说翻脸就翻脸,把来人撵出了门外。阿强跟上撵,撵出了大动静。

夜里,小玉抚摸着兰花碗入梦,梦中呓语:碗,捧周正了,饿不死……阿强醒了,捧着小玉的脸,阿强发现,阿玉的眼角有流,顺着鱼尾纹悄悄地流……

哦,十二岁的小玉打碎了一只碗。